

金融办

首部讲透货币魔力
与权力寻租全部秘径的官场生态小说

卢汉文◎著



金融办

首部讲透货币魔力
与权力寻租全部秘径的官场生态小说

卢汉文◎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办 / 卢汉文 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214-07278-8

I. ①金… II. ①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81028号

书 名	金融办
著 者	卢汉文
责 任 编 辑	曹富林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70千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7278-8
定 价	3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1 给兔子下套·····	1
2 初来乍到·····	6
3 官商联谊·····	14
4 旧怨新恨·····	24
5 苦心筹谋·····	30
6 人质风波·····	35
7 接连错愕·····	46
8 亲自出马·····	50
9 虚惊一场·····	56
10 误打误撞·····	71
11 倜傥公子·····	77
12 监察厅的约见·····	83
13 股东决议·····	89
14 情愫暗生·····	92
15 摆平钉子户·····	103
16 窃听阴谋·····	109
17 节外生枝·····	110
18 浴场较劲·····	121
19 背后留一手·····	140
20 共进晚餐·····	145
21 劫后情缘·····	149
22 临危受命·····	159

23	好事连连	168
24	皆大欢喜	184
25	逃过一劫	190
26	陷入难题	198
27	畸形爱恋	201
28	藏不住的秘密	209
29	偿还人情	216
30	绝处逢生	225
31	调虎离山	232
32	历历往事	235
33	借力使力	246
34	深夜难眠	251
35	冲冠一怒为红颜	254
36	锵锵三人行	260
37	繁忙约见	265
38	苦寻证据	276
39	偷情收场	284
40	各显神通	292
41	真情难舍	295
42	谁刺激了看门人	299
43	上访失败	307
44	真情告别	314
45	好事不出门	318
46	欲彰故盖	322
47	不得不说	325
48	机场的最后相遇	329

1 给兔子下套

远处的山峦因为遥远，隐隐约约地带上灰色。风一吹过，这片广袤干旱的盐碱地就发出轻轻的呜呜声，稀疏的灌木丛制造了天籁之响，枯黄的杂草跟着响应似地点几下头。在杂草和灌木之间，到处都显露着盐碱地荒无一物的本色，它们所占地块面积几近于这些干瘦的植物所占据的面积。白色的结晶体浅浅铺在地上，杂以土壤的黄褐色，四下里显得斑驳杂乱。如果那些齐膝深的草猛烈地摇动甚至趴下，那就不是风在作怪了，而是灰兔在奔跑。它们受到惊吓时，像离弦之箭一样迅捷，甚至还辨不清去向就消失在癞子头一样的草丛中。

张子诺跟着王百强一道，四处设下了捕兔的套子。

一副套子在广袤的荒原上就像大河中的一滴水，遇上它是一件概率极小的事件。但是要害之处在于它安置在兔子熟悉的路上，兔子爱走老路。那也不叫路，兔子走得多了，把它当做了人类叫做路的东西。因为陌生而警惕，因为熟悉而放心，大概动物都有这种心理。十多副分布在东西南北的套子像一张撒开的网，而且是精心选择位置的网，只要兔子在活动，就有机会，活动得越多、越快，上套的概率也就越大。王百强说，农闲时他常出去下套，秋后是最好的季节，每天几乎都不会放空，家里的干兔肉多得放不过来，也送一些给朋友，或者拿到集市上去卖。以后还想买两台电子捕兔机，以提高捕捉效率。农闲时，这可是一笔不错的收益。

“兔子好狡猾的。不是说狡兔三窟嘛。”

“那有啥，只要摸透了兔子的生活习性、活动规律，就不愁它不上套。”王百强说。这时候的他，足像一个经验老到的专家。

一只灰褐色兔子在张子诺手中挣扎，不停地抖着，它有力的后腿蹬在张子诺手腕上，让他的小臂隐隐发麻，张子诺不由自主地往后一仰，退了一步。

就是这么一晃动，张子诺醒了。

奥迪 A6 静静地停下来，车内暖意融融，车外春寒料峭。

张子诺坐在后排，透过车窗看出去，前面的车道上已经没有了斑马线，原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已经进了市区。这个盹的时间可不短。

“为什么停车？”而且还是急刹车，后一句话张子诺没有说出来。

刚才司机刘劲丰打了一个电话。办公室主任林肖如派他到省会去接新赴任的市金融办主任张子诺。往回赶了一百多公里的路，进入凤祥市市区后，刘劲丰抓紧时间给老婆打了一个电话，那时他看张子诺似乎在小寐。可没想到路上突然有一个人窜出来，他急忙刹车，就是这个急刹车，把张子诺弄醒了。张子诺这一问，刘劲丰紧张起来。

“哦，不好意思，刚才我好像听见张主任的手机响了，怕主任没听见，漏掉了重要电话。所以就停下来……”扁长的后视镜里，刘劲丰的眼睛眨了眨。

“哦，是这样。”张子诺摸出手机一看，上面的确有一个未接来电。但蓦然，他想了起来，刘劲丰是不可能听见铃声的，他撒谎了。张子诺上午在省里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是他就任凤祥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后的第一次会议。也就是在会议中，他把来电铃声改成了振动，后来也忘记了改回来。张子诺突然警觉起来。

张子诺按照来电显示回拨了过去，轻声地同对方交流，同时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刘劲丰。车子右边是一道巨幅广告牌，广告牌上蹲着一只目光炯炯的狼，正直视着路上行人，那是“与狼共舞”的广告。但此时，在张子诺看来，这只狼就像是在随时觊觎着猎物。

刘劲丰比自己高两指，1.75米的样子，外表上看，比自己小十岁左右，身体略显发福。在机关开车的司机就是和出租车司机不太一样。他有可能是第一个进入自己管理圈子的人。赋闲四年，一直在非领导职务上憋着，张子诺突然有一种急切的冲动。

“好了，可以开车了。”张子诺说完后，奥迪 A6 开动了。

张子诺刚才做的梦，是他的亲身经历。

六年前，张子诺还在副县长任职前的考察培训期，跟随省里的团，14个人到新疆考察工业和农业如何结合的项目。那次，他们走访了南疆的许多地方。奇怪的是，张子诺至今记得最清楚的，不是乌鲁木齐南郊、被人们叫做“亚心”的 A 形高塔，也不是达坂城整齐排列着二十多米高风车的风力发电厂，更不是若羌塔里木河沿岸的一片片红柳和胡杨林，而是那片荒漠的盐碱地。去之前，张子诺了解到自己的高中同学王百强一家人都在新疆，他加入了建设兵团，开垦荒地，种植棉花。那个在班上沉默寡言，默默无闻，皮

肤黝黑的男人来自山区，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继续复读。兵团的种棉工收入还不错，老了之后还能享受良好的退休待遇，似乎这也是王百强最好的归宿。就在那次考察结束后，张子诺特地离团到王百强的棉区去看望他，住了两天。一边种植，一边开垦，那时王百强的棉地已经有将近200亩。那是唯一的一次考察离队，最令张子诺开心难忘的事，就是到野地里去抓野兔。兔肉腌上盐，风干后，再搭配鲜冬笋红烧，绝对是可以和果子狸媲美的野味。

“这里的盐碱不算太重。开荒种棉，最重要是打井找水，这点做好了，丰收也就在望了。”王百强抽着红塔山说。看起来，尽管王百强外表黝黑显老，但是日子还是过得挺滋润的。

“兔子这个东西，套住了就跑不掉，不像狼，狼狠着呢。哪怕是被铁夹子夹住了腿，都还可以咬断自己的腿，血淋淋地颠着三条腿逃掉。”听着王百强用淡漠的语气说着这话时，张子诺打了一个冷噤。

又走神了，张子诺暗暗责备自己。他把投到车窗外的目光收回来，问道：“小刘开车几年了？”

“三年多。”

“一直在机关开？”

“进机关有两年了。以前在部队学的车。”

“你参过军？”

“考不上大学，就参了军。”刘劲丰不好意思地一笑。

忠诚，细心，体力好，口风紧，不怕受委屈……张子诺需要这样的司机。刘劲丰是一个合格的司机吗？来风祥市之前，岳父程灏然叫张子诺去了一趟北京。翁婿俩走着象棋，程灏然借机对女婿面授机宜。

“将！”张子诺弃马进炮，把白发银鬓的程灏然吓了一跳。下棋时，程灏然最爱说一句话：说到下象棋，呵，在这个圈子……剩下的话他吞了下去。

确实，程灏然对象棋的各种棋局都了若指掌，过宫炮、飞象局，运用起来驾轻就熟，走棋稳重老练，简直可以算得上毫无破绽。但是张子诺陪岳父下象棋时，也不按常规定式走，常常故意把局势搞乱，在混乱中寻找机会。程灏然毕竟是年逾七旬的老人，虽然精神矍铄，胸有万策，但是精力不逮，有时难免就着了道。这时，程灏然就会一边端起泡着龙井的茶盅掩饰尴尬，一边说：“唉！你呀，还是那样横冲直撞，老脾气不改。刚刚上任副县长，凳子还没有坐热呢，就和县里一把手对着干。你以为光凭着胆识勇往直前就能取胜吗？要循常规，要走大道。”

岳父说的是张子诺分管县里工业时，关于纸厂拆迁和县委书记产生的矛盾。县里决定把旅游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那时，县属国营纸厂刚刚转制成功，由于污染严重，张子诺要求新接手的股东把纸厂迁到十公里之外的下游去。这一搬迁相当于重建大半个纸厂了，花费巨大。先前投入的两千多万还没见半点利润呢，新股东自然不干，找到了县委，请县委书记插手。几番较量，争论了近半年，到底还是一把手硬，纸厂如今还在那里。五年过去了，纸厂依旧每天向县城排着难闻的臭气，而计划搬迁的下游，已经形成一个新兴工业区，七八家大型工厂在那里落地生根。一想到那两根高耸的排着灰白气体的烟囱，一想到新工业区没有留下自己首开纪录的大手笔，张子诺心里就有一个疙瘩。

调到省会里做金融经济调研员后，张子诺几乎没有回过以前工作的县城。前两年在岳父的逼迫和诱导下，他又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多，张子诺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他爱看书，但只是浏览式看书，从来不肯认真仔细地去记忆什么，或强迫自己背诵什么，他胸罗万卷，却无梗阻束缚。听了岳父近似抱怨的话，他说：“爸，不是吧？经过党校的熏陶和洗礼，现在的我，连八股文都做得出来了，一切都合乎规矩呢。”

程灏然苦笑一声，放下杯子，严肃地说：“不管怎样，这次你下去锻炼，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打造自己的圈子，搞好和上下级的关系，别再给我捅出什么漏子来。”

“哪有什么漏子呢，您老就等着捷报吧。”张子诺站起身来，把几个棋子捡到了棋盘中间，宣告棋局的结束。张子诺说：“茶凉了，我给你重新泡过，顺便到厨房去帮着保姆弄几个菜，良萍没能来北京，我就代她尽点孝道吧。”

“哎，别走啊，这局还没结束呢。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妙招。”程灏然叫道。他很清楚，张子诺哪里会做菜，想溜走的借口而已。

“爸，这局就算结束了吧，你也给小辈留点面子啊。”张子诺爆出一个笑容溜进了厨房。

张子诺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爱说笑话而自己不笑。他浓眉，高鼻，下颌方正，两侧削出棱角，帅气的目字脸上分明写着刚毅，前额发际线呈整齐的一字，鬓角也是整齐干净的两个转折。他这难得的一笑真是有种说不出的魅力。

关于打造可靠圈子的事，程灏然临走又叮嘱了一遍。他以程良萍他爷爷的经历渲染了打造自己圈子的重要性。程良萍的爷爷是军级干部，文革时被

秘书检举出背地里说小话，犯下了滔天罪行，被红卫兵拉出去游街批斗，戴着高帽子还不肯认罪，最终含冤而死。“教训啊！”

“圈子？！”张子诺反复咀嚼着这句话。他更喜欢把单位看做一个团队。在党校学习的一年中，他利用闲暇时间看了很多书，罗伯特·赫勒说所有成功的团队都有一个基本特点：领导有力，目标明确，决策正确，实施迅速，沟通顺畅，掌握按时完成任务必需的技能，全体成员朝一个方向努力，最重要的是，拥有有利团队发展的最佳人员。他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团队，而不是自己一个人高高在上，发号施令。

再次审视过刘劲丰的侧面后，张子诺问：“到单位还有多远？”

“不远了，40 码的话也就是两三分钟的事，不过，通常都要十多分钟。市区里红灯多。”

“前面你找个地方停一下，我有点口渴了。”

十几秒后，刘劲丰在大街上找到了停车的地方。还没等张子诺有所动作，刘劲丰已经推开车门，半条腿伸出了车外。他回头问：“张主任喜欢喝什么？矿泉水，王老吉，还是可乐？”

“呵，我还说自己去买呢。我没那么多讲究，随便吧。”张子诺回答道，其实他一般都喝王老吉。

两分钟后刘劲丰回来了，手里拿了一瓶矿泉水和一瓶王老吉。

递到后座时，刘劲丰谦卑地笑笑，张子诺明白刘劲丰是用笑容来解释为什么买了两瓶。张子诺也难得地报以微笑。

“有个考公务员的题目，小刘听过吗？”顿了一下，张子诺说，“是这样的，一个男子夜里开车出去和女朋友约会。到了地点，他看见的是三个人，病情危急的病人、医生、女朋友，但是车里只能带一个人。这个男子该怎么办？”张子诺慢慢地问。

刘劲丰有点懵，他第一次遇到上司问问题，居然还是一道文绉绉的题。他慢吞吞地答道：“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医生，他会开车吗？有没有执照？”

“会啊，四个人都会。”

“病人是不能开车的，即使有执照。那这样安排吧，医生开车，带病人到医院去。男子下车，陪同女朋友散步。”

张子诺十分惊讶，刘劲丰的回答居然如此地周全，而且他从自己的职业特点做出了别人一般忽略掉的两个判断，真是难得。从他所追加的问题来看，刘劲丰是真的没有听过这道题，他是诚实的。如果他能伪装成这样，那就太

可怕了，但那绝不可能，因为司机不需要那么深沉的智慧。

“回答正确。”过后，车里没有声音了。

拐过一个弯，按照刘劲丰先前说的里程，应该快到了。张子诺放慢了语速，淡淡地说：“小刘啊，我有一个想法，以后，你做我的专职司机吧。”

刘劲丰没有表现出什么意外，平静地说：“是，主任。”

2 初来乍到

下午，金融办会议室。这是张子诺的第一次会议。

金融办在市府大院5号楼，只有一间中型会议室。全体会议，一般都到市会议中心开。椭圆形长桌，中间是椭圆形的坑。坑？副巡视员冯正清就是这样叫它的。有人对这个叫法发笑时，冯正清总是一本正经带着警示意味地说：坑是谁都看得见的，东西别往下掉就行了，就像前面明明是悬崖还往前走，那怪谁。坑中放着精致的塑料花，开会的时候洒上香水，而且绝对是正宗的巴黎香水，这是办公室主任林肖如的杰作。六个水晶烟灰缸摆放在两侧。前主任李柏松总是提醒下属说，小心点，那是公物，别打坏了，580一个呢。

众人都对前主任的话深信不疑。直到几天前李柏松调走，烟灰缸也没有打坏过一个。其实并不是珍惜烟灰缸，一个烟灰缸算什么，堂堂副省级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值钱的东西多了去了。但是每个人都很重视李主任的这句话，没人敢去摸老虎屁股。

每次会议后，那个个子瘦小、毫不起眼的办事员景灵甫，便会把会议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别小看这景灵甫，听说也是重点本科大学毕业，只不知为啥，都三十五六了，还只是一个事业编制人员，在金融办里哪个处也算不上，类似于编外人员，也就是打打杂，倒倒开水。不过人还算灵活，易于支配。例如哪个处室没有水了叫他一声，他就会扛来一桶矿泉水。各个处室有什么忙不过来的活，也分派给他，电脑录入存档、打印资料、归类整理之类的。大家虽然心里不怎么看重他，都拿他当跑腿的使唤，口头上却还是客客气气的。

景灵甫的老婆，是一个胸部丰满、身材匀称、打扮入时的妙人儿，个子比景灵甫略高一点。她走路时，摇动的不是臀部，而是男人们的心。金融办里不少人见过她，都纳闷这两个人怎么凑到一块儿的，而且还过了十来年，女儿都读小学了。虽然景灵甫长得清秀，很耐看，可是依当下的世俗观念，

没有前途的男人，就是丑陋的男人。

两批人分坐两侧，一边是张子诺带头的，有两位副主任，一个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兼秘书林肖如，林肖如主持会议；另一边是金融办四个大处的负责人，即金融处、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处、资本市场处、综合处的八位正副处长，还有其他几个小处处长。

林肖如干瘦，戴眼镜，镜框小巧而色淡，好像就是为了让林肖如那张瘦脸能承受得住。他依次介绍在座的人给张子诺认识，用语都很简洁。每个人被介绍到时，都起立微微欠身，礼节周到。他们分别是：党组成员、副主任万良风，分管综合处、资本市场处；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晓帆，分管政策法规与规划处、保险处；副巡视员冯正清，受主任委托，分管地方金融发展和信托行业工作。另外还有十余位正副处长。

张子诺对林肖如的工作方式很满意。他接过林肖如双手捧过来的金融办办公室行政编制人员花名册，上面有24个人的名字及职务。事业编制人员没在这张单子上。他瞟了一眼花名册，问道：“每个人都介绍到了？”

林肖如一愣，以为自己漏掉了某个人，那可就得罪这位了，这种不可能的疏漏怎么会出现在自己身上？稍一寻思后，他想到每个人都依次站了起来，不会有遗漏，于是很自信地说：“都介绍完了。”

“这上面有24个名字，都是行政编制的，与会中层以上人员是16个，除我之外还有15个。你只介绍了14个。”

林肖如有些尴尬，不好意思地说：“我没介绍自己。”

“这就对了。搞金融的人天生对数字敏感，这是职业特点。所以我觉得少了一位，没错吧？”

“嗯，对对，我也介绍一下自己。”第一次开会就拿自己开涮，林肖如无论如何都自在不起来。

“这就对了，你也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把自己忘了呢？”张子诺盯着他的眼睛说。

林肖如像是吃了辣椒，猛然间眼眶里都涌出泪花来了，幸好镜片遮着不易察觉。他连忙低头以谦恭的态度说：“我，林肖如，办公室主任兼主任秘书。”

“等等，一个办公室怎么有两个主任。那我是什么？”张子诺一本正经地继续问。

“我是……我是办公室的办公室主任。”林肖如这次又像一把花椒丢进了嘴里，麻得发木。他越想解释越乱，下面有人想笑没敢笑出来。

“分管的工作，说白了，我就是一个打杂的，跑腿的，端茶递水，买东买西。大家有什么事就吩咐一声，我干得了就干了，干不了就想办法，反正尽量服务好，让大家满意。”一口气喷涌出来后，林肖如说话反而流利了。

此时，景灵甫正提着开水瓶勾着头往外走，另一只手里拿着一袋去年的明前龙芽，听见这话，他回头看了一眼，又勾下头，悄无声息地走出会议室。

张子诺的一口气在胸膛了冲了几个来回，硬是压住没大笑出来。万良风摇摇头，说：“张主任和你开玩笑呢。你坐下吧。”

有人赶忙用手撑住下颌装沉思，顺手捂住了嘴。有人憋不住了，轻轻笑出了声。会议室的气氛立即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我也自我介绍一下。”

张子诺一说话，林肖如立即摊开笔记本做记录。

“我叫张子诺，以前做过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后来调到省里金融办做调研员，之后又到中央党校去进修了一年多，学的不是金融，所以，我不算是本行专业，只能算是个半路出家的。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团队的了，说得简单俗气一点，就是在一口锅里舀饭吃。大家要和我共济，做好工作。作为全市的金融管理单位，市金融办挂靠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市人民政府管理、服务、处理地方金融工作的行政机构。我们的责任重大，是一个机要地方。这一点，大家都要有所认识，坚定地选好自已的立场。”

有电话响起来，不能确定是谁的，三个处长都在偷偷看手机，掐断了电话。张子诺等了十多秒钟才又说话。他面前没有预先写好的讲稿，因此放慢了速度，侃侃而谈：

“除日常工作之外，目前有两件事，也是我的一些工作设想，本来是准备先在党组会上通通气，再拿出来的，现在就先在这里讲讲。第一件事，省里金融办和建行省分行已经签订了合作协议，大力支持地方上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这关系到三农、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业户的未来。众所周知，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济总量，占据了我市 GDP 的半壁江山，不，更准确地说，占据了一半以上。以后，更要加大扶持力度，大力发展私有企业。具体来说，就是要参考省里的做法，由我们先和市建行支行联系具体的合作项目，以后可能还有其他银行，包括地方商业银行、信用社；第二件事，就是筹建凤祥市证券培训研究中心。培训中心将依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实施证券及机关行业人员的专业资格培训工作，并开展课题研究、咨询服务等。它将作为市金融办的第二个直属单位，第一个是已经成立的市金融服务信息

中心。培训中心主任必须由行政编制的人员担任，主任以下人员为事业编制。

为什么有第二个设想呢？我们风祥市作为一个优良港口，GDP总量很大，物流和工业都很发达，但是金融服务业和上海、深圳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市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的瓶颈之一。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远景规划，金融业的发展首当其冲，而众多素质优秀的证券相关从业人员，是发展金融证券业的重要因素。

我的具体想法和工作计划，今天下午在拜见金市长和徐主任的时候，我会提出来，三天之内拿出正式的计划报告。这两件事，需要办里两个人去分管。王主任、张主任，要有劳你们了。”说到这里，张子诺分别向两边侧了一下身子。

张晓帆回以微微一笑。万良风没有笑，他还在思考，没来得及回应，他方正的脸总给人以忠厚温善、稳慎老成的感觉，一旦他开口，那几乎就成了一种完全值得信赖的定局。

“除了全面主持工作外，我还分管银行处。前面说的两件事，联系建行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筹建市证券培训研究中心，”张子诺缓慢地重复了一遍，“这两件事，要委托两位主任分别具体负责。你们下去后商议一下，争取明天，最迟后天，做好分工，看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定下来之后，报告就可以交上去了。”

“张主任早已胸有成竹，我也就毛遂自荐吧，由我去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支持发展、与建行协作的事儿吧。”张晓帆等张子诺的话一结束，立即插嘴道，“我原来正好分管政策法规与规划处，算是驴嘴对准了食槽。”

没有人对张晓帆自虐的说法发笑，他们都被张子诺一连串的部署打晕了，猜不透他下一步会做什么。这时，万良风也跟着说话了，他的声音和他的脸相一样厚重沉实，掷地有声：

“张主任自告奋勇，分担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事宜，很好，那我就来承担培训中心的筹建事宜。”说完，他咧嘴一笑，俨然一副不与人争，大度恢弘的长者风范。万良风53岁，在座的人中，他也是个年龄最长的。

“今天下午还要拜访金市长和徐主任？张主任的日程安排太紧了。”副巡视员冯正清不失时机地插上了一句。

“一来就要投入工作啊，你看这哪件事是可以慢慢拖着的？”

“我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我们办为主任接风，在风祥大酒店办了几桌，中层以上全都要去。那边不会留张主任吃饭吧？”

“呵呵，同仁们接风，这是大家第一次在一起吃饭，我是无论如何不会

缺席的。那边若有什么，我尽量推掉就是了。是风祥大酒店吗？”张子诺问。一听这个名字，张子诺就知道是豪华的夜宴，十多个人办几桌，一个几字，肯定是三桌或者以上了，张子诺不禁对这样的铺张排场有些不满，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林肖如却听出了话里的不满，连忙起身，弯下腰朝张子诺靠近了一点，解释说：“风祥大酒店是市里资历最老的酒店，虽说是四星级，可是内部条件和服务，一点都不比五星级的东旭大酒店差。”

张子诺再次看了林肖如一眼，后者的眼镜后边流露出一种诚惶诚恐的神色。张子诺只好顺着林肖如的意思说：“你们安排好了的，当然没问题，我没意见，呵呵。有一点要事先说明，晚上谁劝我的酒，我可就有意见了啊。各位还有什么要反映或者要说的？”

谁敢啊，上头意思意思，下级干杯致意，人人都知道张子诺又在开玩笑。

等了十来秒钟，见没人说话，张子诺说：“好，总结一下，各位同仁下去后，按照以往的程序和要求，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两位主任已经商量好了分工，我也没意见，明后天吧，我就上交工作报告。好吧，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以后的会议，也不要开成冗长的形式会，有话就说，没话就散。晚上见。散会！”

人们陆续离去。林肖如跟在张子诺身后，等张子诺回过头来，才说：“主任的住房做了一点小装修，还要换一台空调，今晚还不能住进去。主任有什么东西，我先拿过去，今晚主任暂时住酒店里吧。”

“没什么东西了，就是一个装衣服和洗漱用品的箱子，在车上。等住下来后，我再看看需要添什么家具，到时候还要林秘书操心了。”

“哪里哪里，有什么操心的，张主任有事尽管吩咐好了。”先前在会上被洗刷，林肖如面子上下不来，心里还窝着火，现在一看张子诺原来是这样一个人随和风趣的人，他对张子诺的印象立即翻了一个个，高兴得从一极蹦到了另外一极。

张子诺在酒店里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中午时分，就去了发改委分配给他的住房。林肖如拎着一个较小的袋子走在前面，张子诺和刘劲丰各自拎着一个更大更重的袋子跟在后面。上了三楼，公寓门开着，电机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林肖如不由地皱皱眉头，用空手把眼镜向上推了推。

两个身穿蓝色工装的工人正在安装空调，指挥他们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敦实的身材，身高和张子诺相仿。他看见林肖如等人进门，立即帮着接下东西，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似的。

林肖如向张子诺介绍，这是做家电销售的经理樊志成，在市区开了一家自己的电器商店。樊志成一听是新来的张主任，这里的新主人，连忙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恭恭敬敬地捧给张子诺。樊志成也穿着工装，不过是做工讲究的灰色面料。

“多长时间能完？”林肖如不满地问。

“最多半个小时，完了我叫工人再把地面打扫一下。”

林肖如看着张子诺，等主人发话。

“也不影响什么。下午还要上班，小林没事的话就回家吧。这里我会弄的，保姆明天可以来吗？”张子诺一边询问，一边打量四周。

“明天肯定能到，要是不能到的话，我给张主任做一天保姆。”林肖如也开起了玩笑，他又对刘劲丰吩咐道，“刘师傅再等一会儿吧，看看有什么活儿。”

林肖如一走，张子诺就叫刘劲丰开车出去买一桶矿泉水，他已经看见了客厅一角的自动饮水机。樊志成听到这话，接上嘴道：“司机是要出去吗？”

“嗯，是。”

“那能不能送我一程？不远的，空调管子短了，回去拿一根长的来。”

奥迪 A6 开出了公寓大院。

樊志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他掏出一包玉溪烟，抽出一支递给刘劲丰。

“我不要。”刘劲丰双手把着方向盘，摇头。

“你不抽烟？这可比较少见。”

“不是，抽的，但是不敢在车里抽。你最好也别抽。张主任不抽烟，留下了烟味，我就要挨骂了。”

“啊，这么严厉，这么敏感。好好，不抽。”樊志成把烟装了回去，“兄弟对张主任很了解啊？”

刘劲丰一笑，没有开口。

“那好啊，兄弟，以后还要多多关照哥子啊。”

两人半路分手，各自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刘劲丰把车开到电器商店门口去接樊志成。上车的时候，樊志成塞给刘劲丰一包玉溪烟，说了句“辛苦了”。刘劲丰没吭声，收下了。

见回来得很快，张子诺相信樊志成的电器商店离得确实不远，他对这个汉子有了些许好感。房间里不时发出很大的响动，刘劲丰跑到外面的阳台上。张子诺进了厨房，想熟悉一下自己的新家。

“张主任，有件事，怕要麻烦你了。”没想到樊志成也跟在身后进来了。

他手里还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什么事啊，说什么麻烦？”

“我去店里才听说林秘书已经把账结了，发票也拿去报账了。金融办和我们业务往来很多，经常关照本店，电器基本上都是在我那里购置。这次这台空调我打算赠送给金融办，那台旧的拆下来，我拖回去也值几个钱。没想到林秘书这么急，已经把钱付了。所以，能不能请张主任把这钱带给林秘书？”

“赠送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你这方式不对。你还是直接和林秘书交涉吧。”

“林秘书不是走了吗？这次换的是格力大 3P 变频柜机……”

张子诺一边听一边往外走，樊志成不死心地跟着边走边说，一直走到厨房门口，樊经理才住了嘴。

工具箱放在客厅茶几旁，旁边散乱地放着几件工具，樊志成顺手把信封放在了茶几上。

半个小时后，工人才彻底完工。樊志成带着两个工人仔仔细细地把客厅内外打扫干净，还用拖把拖了地。张子诺心里过意不去，又不好阻止他们，只好沏了三盅茶，用的是从自己省会家里带来的台湾产人参乌龙茶。最为难的是刘劲丰，他不好意思闲着，呆到最后终于逮到机会，找了条新毛巾把茶几上的每一点水渍都擦干了，地板上几个地方也顺便擦了擦。

“张主任先用用看，有什么问题立即通知我们。不好意思，来电话了，家里有事催着回去。”樊志成说。

“你不是说这台旧的你还要吗？那就直接收回去吧，反正也要弄出去的。”张子诺说。

“今天不行了，店里只有一辆皮卡，现在去送货了，没来。没有车弄不走，明天来弄。”

“明天我可能不在，有钥匙吗？”

“林秘书给了我一把，明天可以吧？”

“哦，可以，你回去也很远，我叫小刘送你们一趟吧。”

“不用不用。”

“不必客气，以后还有麻烦你们的时候呢。”

刘劲丰听到这话立即起身。樊志成用身体挡住茶几，一边说着客气话，一边转身要走，谁知张子诺一直注意着提醒他们不要遗漏的工具，那个牛皮纸信封也没能躲过他的眼睛。

“还有一个大信封，是樊经理的吧？别忘了。”